

箭括岭下,土地膏腴,文化底蕴深厚。《诗经·大雅》中“古公亶父,来朝走马,率西水浒,至于岐下”,描绘之地,便是此处,它始终作为周原文化的重要地理符号,延续着岁月的脉络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岁月,百姓生活虽不易,但文化的种子也在缝隙中顽强生长。在我的记忆深处,说书人的存在,为单调的日子增添了一抹别样的亮色。

有两位说书人令我难以忘怀。一位是四队的罗录祥,也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。记得有一次,我们三队和四队的社员一同去修水渠,中途在沟边一处能晒到太阳的平缓地方休息。罗录祥侧身躺着,左手托着脑袋,右手折下一根狗尾巴草放在嘴里把玩,说:“咱鲁家庄有几个人书说得好,你们三队的宝爷,新庄的孙仁,都很厉害,我在四队也能说上几段。”那时我刚加入社员队伍,听闻罗录祥能说书,满心好奇与期待,立刻恳请他说

天气渐暖,我那颗要减肥的心又开始萌动。早上我来到公园,活动完筋骨后,先走了一圈,便开始跑,谁知道跑了不到一百米便气喘吁吁,只好改跑为走。如此坚持了两个月,跑功未见提高。倒是和我一起开始晨练的大姐,开始跑一圈,现在连跑四圈,貌似轻松得很。

于是某天早上,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跑完两圈。可跑到半圈,我便开始妥协,算了,还是走吧,实在跑不动了。我走了四圈后,见大姐已经跑完开始在栏杆上压腿放松,便凑过去和她聊天。我说:“自从大学毕业后,我就没跑过步,现在发现一圈

乡下“说书人”

孙江林

一段。罗录祥似乎早就盼着有人邀请,尽管脸上没表情,但从他答应时的干脆利落以及迅速进入状态的模样,便能察觉到。

罗录祥清了清嗓子,说道:“宝爷擅长说《三国演义》,孙仁擅长说《水浒传》,我的长项是说《薛仁贵》。”话音刚落,他突然大喊一声:“且看那白袍小将登场!”

“只见一道银光仿若划破天际的流星,瞬间冲入众人视野。来人正是薛仁贵,他身披一袭亮银锁子甲,甲片在日光下闪烁着寒芒,每一片都打磨得精致绝伦,紧密相连,似是流淌的银瀑,又似坚不可摧的钢铁壁垒,将他护得严严实实;他手持一杆方天画戟,戟刃锋利无比,寒光闪烁,

也跑不下来。还是你厉害,跑四圈轻轻松松。”

大姐说:“我跑了四圈吗?我从来不计圈数的,就是由着性子跑,能跑多少跑多少,跑累了就不跑了。”

我不解地问:“不设定目

小目标

麦田飞雨

标咋跑?我本想跑一圈的,跑几步觉得一圈那么大,想想就跑不动了。”

大姐笑着说:“我跑步不看远处,只低着头跑,公园周遭都是树,我每次告诉自己只要跑过前面那棵树就好,结果跑到树前时

似能轻易撕裂长空……”

我本以为,罗录祥说书时的语速会舒缓而凝重,可他进入状态后,语速快得像爆豆子,又似相声演员的贯口,滔滔不绝。一时间,面前的沟壑、沟对面的黄土地、远处的山峦,仿佛都化作了薛仁贵纵横驰骋的战场。就在我听得入迷时,工地管理员吹响了口哨,催促着我们该继续干活了。

罗录祥提及宝爷擅长说“三国”,那时只看过《三国演义》连环画的我,满心期待能听宝爷说书。终于有一天下午,天下起了雨,村里的社员都闲了下来,不约而同地来到饲养室闲聊。这时,宝爷戴着草帽,嘴里叼着烟斗,笑咪咪地从南边走来。

觉得还有力气跑,就告诉自己再跑过一棵树。就这样,一棵树一棵树都被我跑过去了,耐力也就提高了。但如果我告诉自己今天的目标是跑四圈,在起跑线上我就累倒了,不是腿脚累,是心累,人不能让心理暗示拖住后腿。”

都说人无远虑,必有近忧,其实在某些事情上,考虑得太长远反而束缚了脚步。不要着急给自己制订长远的目标,每次只给自己设定一个小且容易完成的目标即可。目标小,轻松搞定后就有小欢喜,趁着小欢喜再设定一个小目标。击破一个个小目标后,当你回头望时,跬步已积到了千里。

意以及两人在思想上的亲近,似乎透露彼此均对另一方有爱慕之意。唯两人或许恪于师生礼法,未敢逾越。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或许一直存在公、私、情、礼之交战。吕碧城终生未嫁或源于此。

严复与吕碧城的交往对两人的思想均有影响。从吕碧城的角度来看,一方面严复所译介的新观念对她有所启发,另一方面她在女子教育方面的努力也影响到严复对女性的看法。从前文所述可见,严复对妻妾的态度是非常传统的,他的所作所为与近代女权提倡者的要求几乎是背道而驰;然而对下一代的“新女性”,严复则有不同的期许,他虽反对婚姻自由,却提倡女子教育,这充分显示严复思想之中新旧交织的部分。

吕碧城在与严复交往之前便已投身女子教育的工作,1903年她开始筹设“北洋女子公学”,受到袁世凯(1859—1916)与英华等人的大力支持,该校于1904年10月开始招生。次年吕碧城任北洋女子公学校长。

我迎上去说:“宝爷,听说你会说三国,给我们讲一段呗?”

宝爷不像罗录祥那般迅速进入说书状态,他吸了两口旱烟,任由烟缕从口腔缓缓逸出,先是看了看我,然后将目光投向屋檐,问:“这屋檐的椽密不密?”大家都顺着他的目光看向屋檐的飞椽,椽与椽的间隔不过30厘米。

宝爷说:“赵云当年练枪时,把马打得飞快,从房檐下飞奔而过,每一根房檐椽都留下了飞枪点过的印子!”这番描述让我听得目瞪口呆,心中不禁惊叹,那得是多快的身手,才能无一遗漏地点过如此密集的房檐椽啊!随后,宝爷说起了与赵云有关的章节。

时光匆匆,几十年如白驹过隙般转瞬即逝,罗录祥和宝爷这些农民“说书人”都已相继离世。他们以劳动为生,说书纯粹是出于热爱,不图任何报酬。他们阅读书籍,消化吸收书中的内容,加入自己的创作,在那个年代,这是黄土地上的人们为数不多的文化享受。

那些精彩的故事,在我心中种下了文学的种子,孕育了我对文学的仰慕与追寻。有了文学这根精神缆绳,此后即便在最艰难的日子里,我也能找到心灵的慰藉,寻得快乐的源泉,触摸到黄土地深沉而炽热的心跳。

“××脑袋”形容一个人对某种事物有着极度的喜爱和痴迷。该词通过将所喜爱的事物名称与“脑袋”组合,形象地表达了该事物在说话者心中的重要地位,仿佛其大脑被这种事物所“占

消 减

莫小米

在做报纸编辑的时候,曾有过这样的经历——我所在的城市有位收藏家,从兴趣爱好到专业研究,做得风生水起。漫长的收藏生涯中,诸多有趣的故事,捡漏的,看走眼的,斗智斗勇的,失之交臂痛心疾首的……

更令人刮目相看的是,辛辛苦苦,甚至冒着生命危险(大雪天驾车去穷乡僻壤遇车祸),收藏的宝贝,在他退休之后,统统捐给了博物馆,值钱的宝贝一样也不留给后代。“节衣缩食,因陋就简,家有万贯,身无分文。”这是人们对他的评价。

这样的人,在今天实在是难能可贵,我们采访了他。

采访前,被访者刚刚经历了一件不愉快的事,与人、与钱、与藏品有关吧,具体就不说了。总之当时他很生气,在访谈时将前后经过、细枝末节说了一通。

幸亏不是电视直播,

也不是次日见报。而且稿子完成后,正好有其他一些报道重点,这篇访谈就延了下来。

大概半个月之后,他来和我们商量,“上次说的,有些是气头上的话,删掉一些好不好?”

当然,我们要尊重被访者,按他的意思做了调整处理。

又是半个月过去,稿子排上了版面,预定好了刊发日期,他又打来电话:“真不好意思,当初,我怎么会如此激动?那件事情,点到即止好了,拜托啊。”

终于稿子要见报了,头天晚上他竟然赶到报社,直接找到夜班编辑,对于在访谈中抱怨的那件事,他说:“白纸黑字的,太过分啦,还是全部删除,什么也不说了吧。”

前后三次修改,是他从苛责变得宽容了吗?不完全是,是时间消减了抵牾。

当矛盾大得不得了,当事情复杂得不得了,当心里火得不得了,可以不用立即处理,给予时间,真的很神奇,所谓“事缓则圆”。

后来事情处理得很好,双方依旧相处得很好。他有些后怕地说,要是马上见了报,可糟了。

连载

笔醒山河：

中国近代启蒙人严复

黄克武 著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八、忘年之交吕碧城与何纫兰(3)

第三,严复很关心吕碧城的婚事。1909年6月13日,严复在日记写道,“下午,吕碧城来视,谈极久。此儿不嫁,恐不寿也”。1909年秋天,严复在写给朱夫人的信中又透露,当时的驻日公使胡维德因断弦,有意要娶吕碧城,却遭婉拒男女交往到关心对方婚事,

连载

祛湿

王柳青 翟煦 主编

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

它指的是风邪与湿气一起侵入人体而引起的疾病或症状。症状常是头痛、发热、小便少、关节酸痛、不能屈伸等。

◇寒湿

寒邪和湿气一起侵入人体伤脾,造成脾虚,进而阻碍人体内的气血运行。常见症状为关节、筋骨疼痛,比如膝关节炎、肘关节炎等。一般情况下,人体内寒湿邪气过多会比较怕冷,遇到寒冷的天气,怕冷的感觉会加重,更怕冷。

我国南方降雨较多,湿气偏重,空气湿度远大于北方的内陆地区。尤其在冬天,天气寒冷的时候,比起北方人,南方人更容易受到寒湿的困扰。

◇湿热

湿热,又叫湿温之病,容易在夏季发生。从气候上来看,湿热是很多地区夏季常见的气候。从中医理论看,湿热是夏季人体易感的邪气。因为夏季天气炎热又多雨,在高温天气下,人体皮肤上的毛孔常处在张开的状态。在这

种情况下,湿气更容易在热邪的助力下,趁机侵入人体,产生诸多不适,如食欲不振、身体困重乏力,甚至是头痛。相比于寒湿的症状,湿热不会怕冷,一般会有点怕热,甚至是心里烦热,身体的外部表现为诸如发红、发热一类热的症状。

除了外感,还有内生——内湿。内湿的产生多是因为人们不良的生活习惯,如嗜食肥甘厚味的食物,或爱吃生冷瓜果和甜食,并且食入过多。下期咱们具体讲“内湿”。